



2023年,苏菲·玛索推出了第二部作品《隐秘》(La Souterraine)

从银幕到舞台

1980年,13岁的苏菲·玛索凭借电影《初吻》(La Boum)首次登上银幕,一举成名。两年后,她又拍摄了续作《初吻2》,并且获得了1983年凯撒电影奖最具前途女演员奖。此后,这颗冉冉升起的耀眼新星出演了四十多部影片,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明的女性角色。2022年9月底至10月初,巴黎电影资料馆举办了“苏菲·玛索电影回顾展”,时隔四十多年,《初吻》再次重映,苏菲·玛索也受邀出席了映后访谈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在巴黎见到苏菲·玛索,当天她穿了一件运动帽衫,牛仔裤搭配运动鞋,坐在椅子上举着话筒回忆起当年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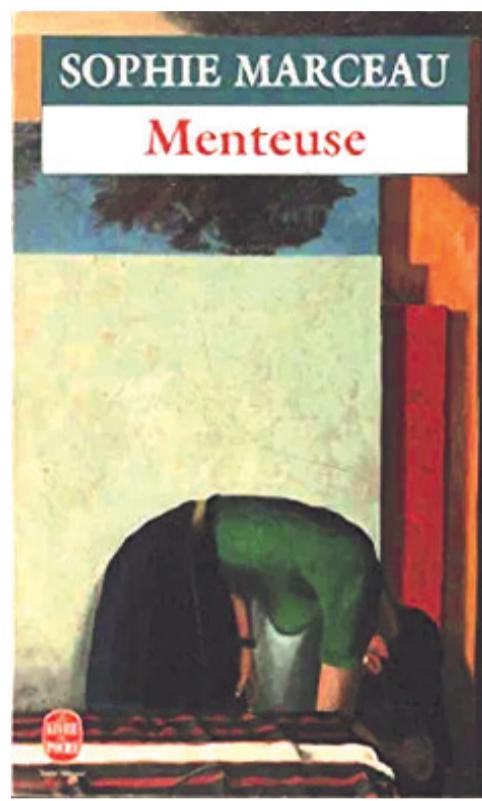
《初吻》作为一部家喻户晓的影片,情节自然不用过多介绍。苏菲·玛索饰演的小女孩名叫薇卡,生活在法国首都巴黎,青春期的到来让她对周围的男生充满好奇。在一次舞会上,她认识了拉乌尔,这场相遇让她感受到恋爱的百般滋味。镜头里,薇卡一头短发,爱穿一件蓝色条纹衬衫,这个带点男孩子气的少女形象让苏菲·玛索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主题曲《Reality》贯穿影片,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今天每当前奏响起,脑海里就会浮现苏菲·玛索饰演的角色,男孩从背后为女孩戴上耳机,法国人特有的浪漫在美妙的音符中具象化。

2000年后,除了演员这个标签外,苏菲·玛索开始尝试跨界,导演了《当爱变成习惯》(2002),刻画了共同生活十五年的夫妻分开后的独居生活,展现了女性在婚姻与家庭中的微妙处境。随后在《魅影追击》(2007)和《米尔斯夫人》(2008)中,苏菲·玛索更是兼任导演、编剧和演员三重角色,甚至一人分饰两角。过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苏菲·玛索饰演了不同类型的女性角色,从少女到母亲,从聚光灯下的大明星到家庭默默付出的普通人,她一直力求诠释女性特质和女性力量,希望把女性的成长放在文艺作品的

苏菲·玛索:

写作是为了遗忘,也是为了寻找

□李琦



1996年,苏菲·玛索出版了第一部作品《说谎的女人》(Menteuse)

核心位置。

苏菲·玛索在法国剧院偶有演出,1991年,她首次登台,出演了让·阿努伊的剧本《欧律狄克》,并且凭借这场戏荣获当年的莫里哀戏剧奖项。她又于1993年出演了萧伯纳的剧本《皮格马利翁》,2011年出演了英格玛·伯格曼的《灵魂的故事》。2023年9月,阔别舞台十多年后,苏菲·玛索重返剧院,与弗朗索瓦·贝莱昂联袂演绎了一段情感故事。大家对演出都充满期待,首场当日座无虚席,这也是我在巴黎第二次见到苏菲·玛索。戏剧情节并不复杂,丈夫朱利安打算上吊自杀,临死前给妻子莫德写了一封告别信。妻子是一名钢琴师,正在巡回演出,提前结束工作后返回家中。丈夫还没有自杀,但是妻子已经读到信的内容。在这个契机下,他们重新审视彼此的关系和共同的生活。这场戏剧的名字是“La note”,这个单词有多重意思:笔记、音符、分数、账单金额等等,它可以指代丈夫留下的文字,也可以暗示妻子演奏的乐曲,导演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留待观众自行解读。

阅读之于生活

对苏菲·玛索来说,文学贯穿了她的一生。她所拍摄的影片有不少改编自文学作品。1994年上映的电影《豪情玫瑰》取材于大仲马的两部小说《三个火枪手》和《二十年后》,由贝特朗·塔维涅导演,苏菲·玛索在其中塑造了一个豪气十足的女性形象。1997年,伯纳德·罗斯导演的《安娜·卡列尼娜》上映,苏菲·玛索将安娜的反抗表现得淋漓尽致,电影拍摄历时三个月,也让苏菲·玛索有机会深度体验圣彼得堡这座城市。几年后,苏菲·玛索还参演了迈克尔·霍夫曼导演的《仲夏夜之梦》(1999)。这几部文学经典对苏菲·玛索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

除此之外,说到喜欢的作家作品,苏菲·玛索在接受采访时还提到了两位法国当代作家:爱德华·路易和尼古拉·马修。无独有偶,这两位作家都是某种意义上的“阶级叛逃者”:出身平民阶层,凭借用功读书逃离家乡来到巴黎,通过写作实现了“阶级跃迁”。爱德华·路易的第一部作品《和艾迪·贝乐盖勒做个了断》以自传体的形式直面过去,剖析自我。他在书中讲自己童年的贫穷生活,讲自己在学校遭受的霸凌,他也讲自己父母的经历,讲自己所出身的阶级。普通人的故事如果不被书写,就不会被看见,爱德华·路易要做的,就是描述不被人看见的现实。在这个原则的驱使下,他写下了另一部自己以及家庭相关的作品。

尼古拉·马修凭借他的第二部作品《他们之后的孩子》荣获2018年龚古尔文学奖。这部小说以四个夏天(1992年、1994年、1996年和1998年)为时间跨度,讲述了安东尼、斯特凡娜和哈希纳三个少年的成长历程,一段夹杂了暗恋、争吵、奋斗的青春岁月。小说以主人公安东尼为切入点,他曾想要逃离小镇,然而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故里,成为一个“阶级叛逃失败”的例子。相反,斯特凡娜前往巴黎努力读书,最后被法国精英大学录取。这对曾暗生情愫的恋人在人生道路上渐行渐远。在苏菲·玛索看来,这类“叛逃文学”格外与众不同,它们致力于寻求真理、呈现经验、观察他者,她从中深受启发。

“如果要写作,必须下定决心”

2024年,苏菲·玛索在接受法国《Vogue》杂志采访时,表达了她想要重新开始写作的愿望:“如果要写作,必须下定决心,发明一种纪律,对自己说:好了,一切准备就绪,一切都很顺利,一切各司其职,我可以开始了”。1996年,苏菲·玛索出版了第一部作品《说谎的女人》。

苏菲·玛索眼中,“隐秘”两个字可以让人联想到“地下的潺潺流水”,联想到“内心世界”,联想到“童年和秘密”。之所以选择诗歌这种形式,是因为在她眼中,诗歌是避难所,是游乐园。这一次,我们依然可以在《隐秘》里看到作家本人的形象特征。同名章节“隐秘”里那个忧郁、孤独的小女孩像极了年轻时的苏菲·玛索,而最后一章“被选的女人”则指向了她的母亲。在这本书里,苏菲·玛索以不同的视角讲述女性的命运,每个章节都将女性置于中心,描绘女性独特的力量,一如她所导演的电影作品。

苏菲·玛索出生于巴黎郊区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货车司机,母亲是售货员,她年纪轻轻出道后收获了无数鲜花与掌声,也由此步入上流社会,某种程度上成为一名“阶级叛逃者”。她在作品中书写自己,书写母亲,书写外婆,书写一代又一代女性。她说自己不是要写某个人的故事,而是要写一个共同的故事,虽然自己没有经历过母亲和外婆的时代,但是她感到自己身上有着前几代人的历史。写作成为她的“需要”,让她得以一面忘记生活的压力,获得一丝喘息,一面剥开饰演的角色,寻找真正的自己。

苏菲·玛索一直清醒地认识到,美貌的确是一张王牌,但是仅凭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她坦言13岁时突如其来的成功曾令她不知所措,她希望通过写作调和过去与现在。做客图书节目《大书店》时,苏菲·玛索轻声说道:“我一直在秘密写作。”她相信文学可以赋予事物以意义,走向没有苦涩的光明之地。苏菲·玛索接受法国文化电台的采访时,主持人提到了法国诺奖作家安妮·埃尔诺笔下的女性书写。埃尔诺著作颇丰,在她眼中,每本书都是通往光明的尝试与努力。文学成为生活之光,既照亮了作者,也照亮了读者。

(作者系法语文学译者)

“男人必须劳作,女人只得哭泣”

——从沃尔特·兰利的画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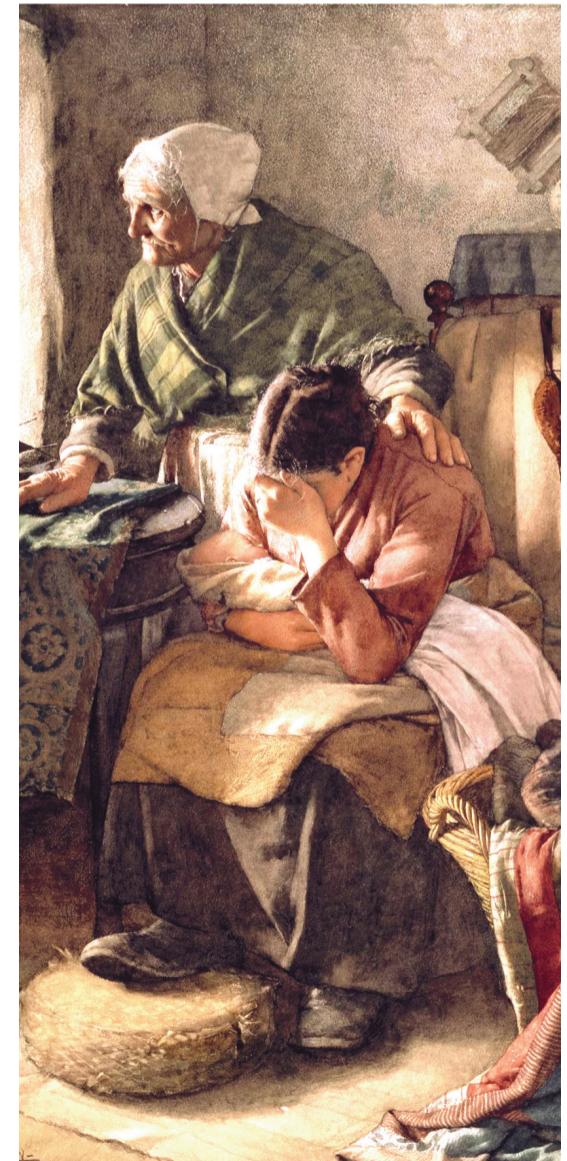
□胡天腊月



世界对信与望有诸多分歧,但全人类关心的是爱
沃尔特·兰利 绘



孤儿
沃尔特·兰利 绘



男人必须劳作,女人只得哭泣
沃尔特·兰利 绘

《托尔斯泰论文艺》(“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中《什么是艺术》第14章,托尔斯泰提到英国《学院》(Academy)中刊载的一幅画:

“其中画着一个行乞的男孩,他显然被一个怜悯他的女主人邀到家里来了。男孩可怜地把一双赤裸的脚缩在长凳下面,在那里吃东西。女主人在旁边望着,大概在想:他还要吃吗?一个七岁光景的女孩,用一只小手托住自己的脸,认真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饥饿的男孩。她显然初次懂得什么是贫穷,什么是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并且初次对自己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她有吃有穿,而这个男孩却打赤脚、饿肚子?她觉得他很可怜,但同时她又觉得高兴。她喜欢这男孩,也喜欢善行……我们可以感觉到,画家爱这女孩,也爱女孩所爱的。这幅由一位看样子不大有名的画家所画的图画是一件优秀的真艺术品。”

这幅画由英国画家沃尔特·兰利(Walter Langley,1852—1922)创作于1897年,标题“世界对信与望有诸多分歧,但全人类关心的是爱”出自英国作家蒲伯的长诗《人论》,此前两句是:“让粗野的狂热者为信仰的形式争斗,立身正道者不会误入歧途”。

沃尔特·兰利1889年画的《孤儿》中孩子的神态颇似上幅画中的男孩,这两个男孩可能是同一个人,1889年约三四岁,也许父母去世不久,1897年他长大了。他可能不是托尔斯泰以为的乞儿,而是渔村中吃百家饭的孤儿。《孤儿》中,孩子的衣服干净整洁,穿着小皮鞋。8年后,男孩变成赤脚,可见其生活更加贫穷了。

沃尔特·兰利1852年6月8日生于伯明翰,父亲是裁缝。5岁入赫斯街教会学校,条件艰苦。兰利自幼展露绘画天赋,1863年入伯明翰设计学校夜校。1865年成为印刷匠A.H.比尔曼的学徒。1872年入南肯辛顿学校学设计。1873年参加伯明翰艺术家协会春季展。1876年和克拉拉·佩尔金斯结婚,育有四个子女。婚后几年,兰利疯狂工作,白天做平版印刷,晚上上夜校、画画。1879年,为摆脱被保守派把持的美展,兰利和同道创建伯明翰艺术圈,成为职业画家,初出茅庐的兰利生活艰难,卖画收入有限,养家糊口和学艺都支出不菲。1882年,兰利定居康瓦尔郡的渔村纽林,成为“纽林画派”先驱。兰利用他的画笔,记录渔民的生活,画他们的喜怒哀乐。

1882年,兰利创作了《男人必须劳作,女人只得哭泣》。画中怀抱婴儿掩面哭泣的,是海难中失去丈夫的妻子,安慰她的老人望着窗外,眼中也有泪光闪动。画作的题目来自英国作家查尔斯·金斯莱的诗《三个渔夫》(1851)。《三个渔夫》在当时很受欢迎,被英国音乐家约翰·胡拉谱曲,经女歌唱家安托内特·斯特林等演唱后,广为传唱。

除了兰利,其他画家也曾以《男人必须工作,女人只得哭泣》为题作画。英国画家威廉·哈里斯·维泽海德1883年的画

更具戏剧性:三个妻子在简陋的渔家屋中,一个伏案而泣,一个站在桌前焦急地望着窗外,一个满面愁云地给孩子喂奶,女儿站在身边,紧张地望着妈妈和宝宝。

英国画家詹姆斯·韦伯画三个妻子坐在波涛汹涌、彤云密布的海边掩面而泣。画面气氛颇有感染力,人物略显小而模糊。英国女画家玛丽亚·多罗特娅·罗宾逊为《三个渔夫》创作了两幅画,一幅画里,渔夫在暮色中启航,一幅画里,妻子们在灯塔中调亮灯光,守望丈夫。她和威廉·哈里斯·维泽海德、詹姆斯·韦伯画的震撼力比兰利的画稍逊一筹。美国画家洛克威尔·肯特的木刻《女人只得哭泣》(1937)中,妻子扶着门掩面哭泣,栅栏外,是男人扛着行囊远去的背影。

1894年,兰利创作了《每个黎明黄昏,总有心碎无声》,主题和《男人必须劳作,女人只得哭泣》相近。题目来自英国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诗《悼念》(1850)。这首诗写给丁尼生早逝的挚友、诗人阿瑟·亨利·哈莱姆。知己的去世让丁尼生痛彻心扉,何况他还是自己妹妹心爱的未婚夫。为纪念亡友,丁尼生和妹妹的长子都取名哈莱姆。兰利画中哭泣的女子很年轻,他遇难的心上人的年纪也许和22岁去世的阿瑟·亨利·哈莱姆相仿吧。

1895年,兰利年仅44岁的妻子克拉拉去世,留下18岁的长子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兰利痛失爱人,四个孩子失去母亲。这一年,兰利创作了《没有妈妈了》,刚去世的母亲僵卧病榻,年幼的女儿坐在床头,惊慌茫然地望着妈妈,枯坐床头的老妇只有木然接受这残酷现实。

1909年,美国电影导演凡·戴克·布鲁克执导了电影《渔夫,或男人必须工作,女人只得哭泣》,由弗兰克·凯南主演。影

片改编了《三个渔夫》的情节:丈夫本带儿子出海,妻子奈蒂忧心忡忡。父子遭遇风暴,渔船倾覆。奈蒂发现空船搁浅,划船入海,救出奄奄一息的丈夫。儿子博尔内抱着浮木漂流,被两位渔夫救起时已无生息。夫妇俩见到儿子冰冷的躯体,悲痛万分。但老渔夫坚持为博尔内做人工呼吸,博尔内奇迹般苏醒过来,一家人绝处逢生。

1910年,美国导演大卫·格里菲斯根据《三个渔夫》改编并执导默片《不变的大海》。三位渔夫出海后遇难,被冲到陌生海滩,只有一位被抢救过来,但丧失了记忆。忠贞的妻子一直盼望丈夫归来。岁月荏苒,女儿长大,男友也是渔夫。当新人筹备婚礼时,父亲随船路过,故乡景物唤醒他的记忆,一家人团聚。相比原诗,这两部电影大团圆的结局给了观众更多希望与信心。英裔美国歌手理查德·戴尔·班尼特、美国乡村歌手琼·贝兹分别于1955年、1963年后演唱过《三个渔夫》。加拿大民谣歌手加内特·罗格斯曾为《三个渔夫》谱曲,他哥哥斯坦·罗格斯演唱,这首歌作为最后一曲收入1983年出版的专辑《为了家庭》。1983年6月2日,斯坦·罗格斯和妻子不幸因飞机失事遇难,这首《三个渔夫》也成为他的天鹅之歌。2013年,拉尔夫·费因斯执导的传记电影《看不见的女人》中,庆祝话剧演出成功时,犹太人和朋友们欢快有力地高声合唱《三个渔夫》。

海难的母题,在英国文学中早已有之,如古歌谣《厄舍尔井的妇人》中失去三个儿子的母亲,《帕特里克·斯本土爵士》中葬身大海的爵士。古往今来,男人或战死沙场,或亡于劳役,留给家人无尽的悲哀。丧亲之痛,会引起普遍的共鸣。这也是《三个渔夫》这首诗经兰利等画家、音乐家和电影人的演绎,一百多年来,感动无数人的原因。

在兰利笔下,劳作的不仅是男人,也是女人。她们在寒冬背负沉重的鱼篓,缝补衣裳和船帆,辛勤地养育子女。在兰利笔下,有春光盎然、祥和安宁,也有惨痛的悲剧、破碎的家庭,更有真诚无私的爱、温暖的抚慰心灵的手。兰利的作品有真挚的人道精神,对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对社会的批判,深刻影响了英国现实主义艺术。

诗歌《三个渔夫》和画作《男人必须劳作,女人只得哭泣》是命运悲剧,写残酷的造化弄人,也是社会悲剧,为了生计,渔夫才冒生命危险出海。“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全世界劳动者,有着诗画中主人公共同的命运。在诗中、画中、歌声中、影片中,人们能看到自己、父辈乃至祖先劳作不息的身影,看到痛苦与希望,汗水与泪水,生命的脆弱与坚强。

(作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编审)